# 退溪先生集 七

書

卷三十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九

書

答聾巖李相國 賢輔○己酉

伏蒙令慈賜書誨諭兼示辭狀草及漁父辭等仍審台候萬福不勝感欣贍賀之至伏見辭狀草辭簡而義明禮恭而情懇上以盡忠愛之誠下以遂退閒之願雖有遲延之恨不爲病也而眞足以使人仰德而起敬聞風而激懦以此報國酬恩亦已多矣何必不度禮義聞命奔走而後可以盡事君之道乎況近日形迹果爲不留

之計惟不得擅離故淹留過日以待監司之所處茲承指迷之勤惕然有改圖易慮之意然一去一留跋前疐後莫適所從不知如何而可也衙中無人雖似寂寥然適爾如此滉之去住實不係於此事也且此邑非大路傍輪蹄輻輳之比詞訟又不至煩劇雖謂養病之地可矣但以滉羸瘁之疾日益歲增豈惟自悶人亦知滉不敢從吏役也氣且枯損精神昏憒臨事茫然昨之所爲今日已忘朝之所令夕已不省本領旣如此政之日紊何足恠也 朝旨惻怛視民如

罪下一本有也字

急下一本有而字

傷而恩不能下究閭閻愁痛轉徙流亡而冤不得上通皆守令不職之罪號令不行催科不及簿書多闕譴責沓至上不能事乎上下不能使乎下中不能護其身傍不能濟親舊之急猶冒居其位貪食其祿此滉所以不能一日安於心而欲去之速也豈有矯激希慕而欲爲不近情之舉乎至於書末云云之戒尤有以見垂憐之厚欲令愚拙徼蹤獲保其終之盛意也滉雖謬計亦嘗慮及於此矣然於朝則動輒辭病於外則恐病久處竊恐緣此而反招人之疑怒也故

爲滉之計不問在朝在外與在家之日苟遇病深則可辭病稍歇則可仕若是庶幾已直而人釋然矣如何如何蓋滉之仕否非敢論禮之如何事之如何視身病輕重爲去就故其迹或似固執或似無端或謂之矯激或謂之濡滯也一病爲一生之患人非不知而不免於疑謗滉之處身其亦難矣近日賤累之遺固爲無端其實病深不得已爲歸計也監司在遠待報遲回之際公私事故互相掣肘邑中之人君子論說紛紜以義見責爲不當去小民咸咨怨以爲不恤

告于之于一本作於

我穡事不念我輸債斂我以迎送之弊滉固已不快於心矣又家兄來月旬間自湖西來省丘壟已請于 朝而書告于滉矣相望數旬而滉先去郡亦有未安之私正如去年丹山之事不意猥蒙大人之記念辱加諄諄又如此滉雖固陋寧不感動周旋思所以承教意乎呈辭回音朝夕且至得請則當去不得請則欲觀病勢而處之若此則將至於濡滯而衝風烈寒過冬之難又可虞也此所謂跋前疐後不知如何而可者然也漁父辭去春與任城主所議者誠不穩愜

誠爲叨僭其後自龍壽寺寄來一本謹以承見
但以前日妄改爲悔故不敢輒有回稟今來所
定章次及短歌新作一闋皆勝於前日之所示
可歌而可傳者也因此又知江湖之景風月之
淸漁釣之樂天所以餉高退之境自世俗規規
者觀之不啻黃鵠之與壤蟲固不得窺其涯際
也跋語何敢輕易爲之惟當楷寫以上尙有欲
稟之條俟後日面承提警而後爲之也山紅水
綠正好陪賞之時又有令孫氏之招敢不趨拜
得請則固可及矣不得請而濡滯則當待兄來

而偕進其前恐未暇又作往來也俟罪俟罪

恐不宣

上沈方伯 通源○己酉

豐基郡守李滉謹齋沐百拜上書于觀察使相

公閤下滉疾病駑鈍守職無狀輒有愚懇敢效

一得之見伏以郡有白雲洞書院者前郡守周

侯世鵬所創建也竹溪之水發源於小白山下

流經於古順興廢府之中實斯文先正安文成

公裕之故居也洞府幽邃雲壑窈窕周侯之理

郡尤以興學育才爲先務旣拳拳於鄉校又以

竹溪是前賢遺迹之所在乃就相其地營構書
院凡爲屋三十餘間有祠廟以奉享文成公以
安文貞公軸文敬公輔配之而旁立堂齋亭宇
以爲諸生遊處講讀之所掘地得瘞銅若干斤
貿經史子集百千卷以藏之給息米置贍田使
郡中諸生員主其事郡士金仲文幹其務招集
學徒四面而至勸奬誘掖不遺餘力旣而周侯
去郡而文成之後今判書公玹適來按道謁廟
禮士凡所以增飾作養之方極盡其慮役隷之
充魚鹽之供無不措畫使之永賴自是監司之

來亦皆加意於此而奬勵之無敢忽矣夫書院之名古未有也昔南唐之世就李渤舊隱廬山白鹿洞創立學宫置師生以教之謂之國庠此書院之所由始也宋朝因之而其在中葉猶未盛天下只有四書院而已渡江以後雖當百戰搶攘之日而閩浙湖湘之閒斯文蔚興士學日盛轉相慕效處處增置雖以胡元竊據猶知首立太極書院以倡天下逮我　大明當天文化大闡學校之政益以修舉今以一統志所載考之天下書院總有三百餘所其所不載者想又

多也夫自王宮國都以及列郡莫不有學顧何取於書院而中國之所尚如彼何哉隱居求志之士講道肄業之倫率多厭世之囂競抱負墳策思逃於寬閑之野寂寞之濱以歌詠先王之道靜而閱天下之義理以蓄其德以熟其仁以是爲樂故樂就於書院其視國學鄉校在朝市城郭之中前有學令之拘礙後有異物之遷奪者其功效豈可同日而語哉由是言之非惟士之爲學得力於書院國家之得賢亦必於此而優於彼也古之明君知其然故宋太宗之於白

鹿洞因江州守臣周述建請旣驛送九經又擢
用其洞主明紀其後直史館孫冕以疾辭于朝
願得白鹿洞以歸則從其請理宗尊尙儒學如
考亭書院之類皆勅賜扁額以寵榮之此則中
國士風之美非獨士之自美亦由於上之所養
也惟我東國迪教之方一遵華制內有成均四
學外有鄉校可謂美矣而獨書院之設前未有
聞此乃吾東方一大欠典也周侯之始建書院
也俗頗疑怪而周侯之志益篤冒衆笑排群謗
而辦此前古所無之盛舉噫天其或者由是而

興書院之教於東方使可同於上國也雖然滉
竊以爲教必由於上而達於下然後其教也有
本而可遠可長不然如無源之水朝滿而夕除
豈能久哉上之所導下必趨之一人所尚一國
慕之今夫周侯之所作雖信奇偉安公之所成
亦甚完密然此特一郡守一方伯之爲耳事不
經 宣命名不載國乘則恐無以聳四方之觀
聽定衆人之疑惟爲一國之效法而傳於久遠
也滉自到郡以來於書院一事未嘗不欲盡其
心焉魯拙無能加有羸瘵之疾略不能振奮激

勵以爲多士之勸氣艶日就於陵替朋徒漸至
於怠散大懼昔賢流芳之地吾東人創見之美
遂至於衰墜妄欲陳乞于 朝冀蒙萬一之裁
幸而地遠言微恐懼而不敢發也伏惟閤下任
旬宣之寄崇敎化之務凡係一面利害亦宜陳
達況此 聖世宏模之所關乎儻閤下不以詢
蕘爲不可則取其言而変正之轉以聞于 上
則欲請依宋朝故事頒降書籍 宣賜扁額兼
之給土田臧獲以贍其力又令監司郡守但句
撿其作養之方贍給之具而勿拘以苛令煩條

至於爲郡守而闒茸癃疾如滉者閤下亟宜舉
其曠闕之罪顯加貶黜而請於 朝別揀儒
之有德望經術節行風義可爲士林矜式者爲師
之郡守以責其任如是則書院非止爲一邑一
道之學乃可爲一國之學矣如是則教原於
君上士樂於來游可傳之永久而無壞矣如是
則四方欣慕爭相效法苟有先正遺塵播馥之
地若崔沖禹倬鄭夢周吉再金宗直金宏弼之
居莫不立書院或出於 朝命或作於私建以
爲藏修之所以賁揚 聖朝右文之化明時樂

育之盛矣如是則將見吾東方文敎之大明可
與鄒魯閩越幷稱其美矣滉竊見今之國學固
爲賢士之所關若夫郡縣之學則徒設文具敎
方大壞士反以游於鄉校爲恥其刓敝之極無
道以救之可爲寒心惟有書院之敎盛興於今
日則庶可以救學政之缺學者有所依歸士風
從而丕變習俗日美而王化可成其於 聖治
非小補也獻芹之誠如得上徹則病退溝壑死
無所憾不勝區區之願謹昧死奉書以稟云
滉謹按故事凡書院必有祠主或山長爲之

師以掌其教此一件大事尤當舉行但此須
擇於遺逸之士或閒散之員而其人才德望
實必有出類超羣之懿卓然爲一世師表者
乃可爲之如不得其人而徒竊其號則與今
教授訓導之不職者無異有志之士必望望
而去之竊恐反有損於書院故今不敢幷以
爲請此則在閤下之裁度獻替 朝廷之商
榷可否何如耳滉又再拜上稟

答李相國 浚慶○己未

滉謹齋沐再拜言頃者安奇察訪來見傳致鈞

翰惶悚伏讀因竊承審燮理多暇神相台躔益
居萬福無任慶抃滉去年入都嘗一趨門下不
獲祗謁厥後病日深劇當職不供蒙 恩未謝
種種窘蹙不可名狀逮至今春又發浮腫欲及
未死之前得反田里因事亟下竟未遂掃門之
役中間柳判書以鈞帖轉惠尉病之資徒積銜
戢亦未申謝其睽慢頑率得罪於門下極矣今
乃降損德威遠辱手札深存謙挹獎勵踰越益
仰盛德待物之洪誠非小人之腹所能窺測也
抑嘗聞之古云明主愛一嚬一笑不獨明主宜

然宰相尤當存此戒也故其於一時之物一字
之許榮於華袞一言之斥嚴於斧鉞若不擇其
人之當否而苟加之許斥則豈爲愛憎笑之道
哉且滉之至愚極陋疇昔固已無遺形於鑑裁
之下一朝猥加惠許非但一二字而已其何以
激一世之人才而使之振德於陶甄之内乎滉
所以震惕自失而無所容也滉去年蹭蹬既難
進補今夏又大病幾不免死其不能奔走供職
天目昭臨萬目共見而人言猶或不以爲然滉
身在譏謗之中積有年紀每竊歎念自古未有

愚病如滉之甚而當此虛名難處之地者不亦
而今有之若非鈞衡之位素憫其如此而置力
於其間則將何以善其後而不爲 清朝之羞
我古之士非不知台鼎之嚴禮絶百寮然而或
奏記論事或抗書陳情者多矣故敢援例披訴
今滉正所恐憫者樞府之職尚未鐫免稽適在
外不違寧處然而不敢爲陳乞辭免意恐無益
而或有他虞也伏惟大相公閤下特垂矜察或
因其機而方便措救俾得解樞府作前銜而分
死田間則其於恥一物不得其所之盛業豈不

校爭蓋高爵厚祿旣非病廢所堪而身旣在外
又何可仍冒朝銜此理確然而不可違明知如
此而不得遂願斯乃死而不瞑之憾而亦大人
君子之所宜矜惻也狂妄僭易死罪死罪兩色
紙六幅謹具承諭第滉於此技不知操筆其初
不過與鄉里後生相習爲戲不意遂至叨誤鈞
聽此亦滉不善謀身之一事旣以至此又不敢
白地回納其六幅外多有一幅誤寫不用所寫
得六幅闕誤亦非一二病心昏錯不得比數今
人人此一事可知伏增汗恧伏惟鈞照並此[illegible]

泣竊祝益懋明德以福斯民惶恐不宣

答權相國轍○丙寅

滉頓首再拜言近日齎辭狀人回伏蒙鈞慈手書曉諭以示可生之道不勝感激惶恐之至滉雖頑愚其於鈞旨勤厚懇惻如此豈不知回感而改圖乎第以在滉私義實有所大不可者非可一二數既承軫念安敢有隱而不之悉乎夫辭小受大以退媒進之決不可爲從品三日遽陞正品之吷不可受辭狀中已略陳之只此二事已絶冒進之路矣此外尤更有大不可者滉

以遠不及常人之資抱人所無之大病雖尋常
百執事之役猶不能堪當故從前皆辭退伏豈
復有絲髮之抹可適時用不知何故馹致不幸
之極時議無端紛起擬人於不倫張皇夸詡似
若以昔之大賢人事業責望於無狀一夫之身
者今玆 恩禮之洊降雖不可妄言其所由然
其所以 上誤之端寧不以時議太過之所致
耶夫以其人言之則如此以其事言之則若彼
而乃不自量己徒以 君命之故敢進而當之
不知相公以爲能堪任不敗事乎以此人而當

此責猶不至敗事則 君命固不可一日行之
如其不然則與急趨 君命之事不得以並行
明矣況此三事外又復有一事尤使人惶惑畏
怯而不敢言者嗟夫滉以至微至陋當此際不
能奔走應 命之故略擧之有此四條四條之
外又豈可勝陳乎事至此極則極衰積病之身
在途加病委篤瀕死之故反有所不暇言矣故
當初一辭也猶有病差或進之望及聞新 命
而再辭也亦庶冀物論處置之幸旣不能然而
反益加焉則滉之不顧前後隱然而進受豈不

萬萬無理哉伏惟相公閤下知滉之病深難仕
不爲不熟故向來常加保護令得遂願又如領
相閤下鈞慈之盛亦皆如是自餘公卿大夫有
曾見滉在朝曠闕之實孰不以爲不可用也惟
是後來諸賢或與滉不相見知而徒欲以名徳
人於是執虛以責實輾轉相誤以至此耳用人
得失治亂所係而 朝廷此擧大段落虛如此
愚竊伏料在諸謀國大人之中必有仰屋而長
嘆候時而盡言者則 誤恩之改指日可望而
稽違之罪因可少逭今奉鈞旨乃以速副朝望

爲督又云雖前賢處之亦不可不來噫何其與
前日之庇庥者相反耶且使前賢而處此際則
固不可不來果如領相閤下之鈞喻況非其人
而欲依前賢以處之則其罪尤大豈可托此以
敢進乎且非人之進又豈有朝望之可言乎是
以始也感佩至意而反復思忖則終有不能盡
依者謹已復修一狀託安東府送于本道轉以
上聞矣因復伏思在途俟 命猶是未定於進
退今則知不可進而在途難矣故歸田里以俟
盛命之下此亦必招人疑駭然宋之杜範元之

吳澄非不知事君之義者二公皆有請辭徑歸之例恐事到不得已處如是爲之是亦一道故也伏惟相國閤下俯賜矜察念平日保護之勤轉一時　誤恩之機秉使亟圖賡令微物得所以終大惠不任區區切祝之至情隘辭蹙莫罄鄙悃謹狀

答權相國 戊辰

滉頓首再拜去年秋伏蒙鈞慈甫稅遠駕肴枉手翰辱答鄙書誨諭迷塗責璧言分義諄悉懇厚庶幾可免仰荷大庇不勝感激之至第緣滉方

在罪責沸騰之中反被 誤恩不一不再震恐
憂迫闕於脩謝忽已改歲慚惶不敏死罪死罪
滉至愚長病命途多舛至老愈甚一身所遭無
非僭分落虛之事蠢物微忱若不自陳於 新
宁之前 天日之明無由下燭頃者昧死自劾
實不獲已或致重忤朝意以至譴罰未可知惕
息戰慄無地自容因竊記得昔忝豊郡閤下奉
使經由追供於昌樂郵館閤下責滉以爲郡不
理且以滉常有退志爲不當滉謹復之曰使滉
有才業無疾病如奉使公吾亦何苦而必退正

以病不能理郡故欲退耳閤下當時不以愚言爲不可一笑而罷豈有以一人之身二十年前疆仕之時尚不能小施手而理一郡至二十年後瀕死之日乃可以大耋抱疴而能補 袞者乎往時閤下在銓曹亦常念滉困於虛名多周旋置力於圖遂退閒之策今在相位只在一言於細氈之上其爲置力想益無難滉渴心蘄望唯在於斯伏乞鈞慈留意終惠滉惶恐死罪

答洪判書退之暹○甲子

頃者兒子寯回來獲奉令翰具審起居神相多

知不任感賀文至滉身在老病窩中光陰不多
非霧頭雪殘生幾何尚持餘息承此珍問亦云
幸矣若如松岡碑製事正是令公手裏事何乃
爲此不近情之讓乎使滉稍可以堪此責者豈
待人强之後爲之去年松岡之孤亦以此事遠
來扣懇滉留止數日反覆籌度以松岡知己則
令公主文以傳後文章則時賢滿朝滉以庸謬
不文之甚病廢村野蟄也不量其由左僻來求
已足招人怪謗在滉又何敢抗顏爲之乎大抵
此等事必欲得出於當世秉文之手以兩稱幽

明之行此人之至情故雖無素分亦無不負緣請述令公身處其地恐令契分如松岡者逝後許多年尚未得一篇文字表之墓道至使其孫皇皇悶悶無處訴臆此豈亡友所期於令公者乎滉當少壯日尚不爲人作一碑至於今老朽將死之日而始爲之乎設令滉處可爲之時則必無託故以辭之若如令公處某之地則想必不肯爲以此言之令不可終辭以負松岡決矣行狀謹封回納伏惟鑑諒惶恐不宣

答洪贊成退之丙寅

朴世賢傳致令札叨承遠念指示迷塗兼以大義鐫曉諄至滉亦人耳豈不知聳感圖攺第以滉老病癃醜無復比數於人而 朝廷所以湔拂擢任如許其重大是無異蚊蝺負山僬僥扛鼎何可不量其敗而勇進以當之此已極難也從品亞卿猶不敢畱而苦辭自知甚明故也忽見躐陞正卿隆委文衡乃不顧前後遽進而受之謗曰 恩命至重不可辭也斯實假退禄進巧宦饕餮風其惡如何此尤極難者也且高爵厚禄人情所慕召不俟駕一生講習滉雖乖僻無

知猶不至病風妄走若非其中有甚不得已之故亦何著恐以父毋遺體犯雷霆干斧鉞累累而不知止乎 聖恩如天不加罪而釋兩重感祝 洪造懃負天地猶以憲秩樞除未免壓重日夕憂惶罔知所爲來喻久於朝著與晦迹山林者不同此誠切至之論然嘗聞之古人以藩臣病歸家累加徵召而終不至者有之此非晦迹山林之比而如此天下後世不以爲非而以爲是由此觀之是亦一道也明矣在彼尚然況庸品瑣流年近七十百病錮留者乎伏惟貳公

仁鑑曲垂軫審焉徂茲鄭博士琢謄寄雅律二首其中辱有獎引之意深所悚服顧滉不足以承當如前所云慙靦奈何奈何謹已撥病扳和恐未蒙原諒反增訶斥今未可率爾併呈姑俟事定後看如何惶恐不宣

答洪杓國退之 戊辰

府騶之來辱賜手翰多方責喩指迷開惑庶得可生之路自非見愛之深何以至此不勝銘感之至滉奇蹇蹤盭得罪 聖朝專由謬妄處身迷方盜竊虛名之故擧世皆知而不以直陳抗

章自劾以達　天聰滉不得不爲或更觸忤
朝意以速罪戾未可測識方當席藁以俟令
威命未下而先有此事不知相公以滉所自劾
揆此　恩除謂之當否何如也萬端危懇略具
疏中玆不敢再瀆惶恐惶恐誨喩病既少愈
召赴合禮先措處之未必一向辭疾此固至當
之言但只覺老病益甚以今之愚豈敢效先措
乎　橋山經歸之罪疏中已引伏矣不減夢卜
相公筆下亦出此言乎相公平日視滉爲何等
人耶其可以萬分有一　上當於　春注之意乎

相公亦以丙寅中滉所遭爲不可堪當辭不至
爲宜今之所遭比於丙寅又甚焉越奈何勸之
冒進乎若其不可堪而僶然承當其爲不恭恐
有甚於踰垣者故不敢進耳至於書末爵秩先
後崇卑之異非達人之所計較也此則尤不敢
聞命夫貴通達而賤名檢西晉之所以亡也方
今 聖上勵精至治廟謨所急莫先於貴名檢
激風節以變頹靡之末習區區妄見正欲致謹
於此本品 例召猶不敢當抗疏求免而反蒙
峻擢至於此極乃欲出應而冒進是何前不通

達而今忽通達耶此鄙隘妄見所以死執不知其爲非也多言害道伏惟相公少留矜恕惶恐再拜

答洪相國退之

朝廷以士君子之道處之已以市井之心進非但己所不敢亦非 朝廷之所欲也當辭本品時其心尚明及見大得遽忘前辭冒利而妄進誘曰 君命不可違此非市井之心乎竊觀來敎似有未盡恕察於鄙意者不得不妄引古人得失之跡以明之趙以虛名使趙括致有長平

之敗晉以虛名用殷浩竟見山桑之敗前漢李
召申公而大失望後漢强徵樊英而大貽譏此
虛名之士不可用之驗也而況浼浼盜取虛名有
甚於此數人乎不如因其辭而棄之宋劉宰去
後七除官而一不起浼不讀宰本傳未知其所
除前後爵秩高下之如何至如崔與之以知成
都府辭歸廣州後以禮部尚書召辭十三疏而
不至繼以參政召又繼以右相召皆力辭終不
至與之之意必以辭小受大市井之心非朝廷
所以處己之道故寧不奉君命而必遂己志此

豈可謂不知事君之義乎故後之尚論者謂與
之當時已老病不堪致力王事宜其不出且以
與之爲有大臣風未聞以違君命罪之也以此
等事觀之命官有不當受者力辭不出是或一
道也若不量己分不問當否一切皆欲有受而
無辭有進而無退以是爲事君之恭竊恐反理
之評斷方之論不可以爲訓而學天下也楊龜
山被召不辭而出尹和靖被召力辭强起之不
得已而出二公皆以無所建明貽譏後世說常
謂龜山之意固不可知和靖爲人雖持敬功深

本之經綸之才初旣自知而辭之當終遂力辭
乃善而竟不如志惜哉唐末以歐後鄭綮爲有
隱德而相之綮自知不堪而辭之不得則就職
未幾辭去君子之論善其辭去而惜其初不力
辭而就職也如滉無良甚於鄭綮旣知不堪則
當依君子之論力辭不就安可學綮之旣就而
旋辭耶此亂世之事本不當引之以綮歐後證
滉愚拙爲切故云范純仁自謫所放還道中使
以故相寵召純仁謝病徑歸家杜範被召來中
道上疏自劾徑渡江歸其後至都而欲歸君命

閉城門不許出猶伺隙而歸吳草廬罷史局賜宴不辭而徑去遣官追之不及而還當時廷臣建請澄耆老舊臣當優之遂不復召滉伏見宋元時待士大夫旣有致仕之禮又有請去之路臣之欲去者有坦坦大達請無不得猶有如此者爲其欲去之速恐或遲延而失去幾也況今二途俱塞若又以上數人事爲罪而禁之不知欲使當去者由何路以去耶今或以去爲罪以退爲諱竊所未諭也何尚之旣去後來仕沈慶之猶知笑嘲滉之去而復來者五今若進當爲

六爻無消長之報而六進七退豈帝王下之方往來屑屑之譏耶

去年滉出都門後數日安舜佐金世憲以老病不職罷遂滉若在朝則當同見逐若逐彼而遺滉是滉反不如彼也

答洪相國退之

復蒙台念手翰誨諭反覆懇到感激何勝心病之人白首近死忽逢如山之責稀畏錯謬置身無所雖知本無可憂之若此愈抑愈甚晝益昏「惛夜不能寐勢將爲冀棘之患今日吳貳相見

過因知領相甚有矜濟之意方自欣幸繼而獲
承鐫譬之勤與前日所聞頓異不知何故而然
茫然若墜深井之中恨仰奈何悶仰何許昨上
小劄不審謄報閤下否今教滿紙諸條非不懇
切只以鄙劄籲許之意觀之不待一一發明而
後知其不敢聞命矣 實錄都廳仕日雖稀然
其事體之重本非病人之事又豈經冬不出者
所敢溷耶皇華集序數月呻吟不成數行所得
皆陳腐不用之言似難了得其餘可知偶記得
昔閤下肄此任時領相議有曰文章與氣為盛

天淡遲年近衰暮文章亦退故懇辭當時書
知閤下當時行年視滉今日孰老孰少然而
閤下在彼時則喜其言之能使釋負而到今則欲
反其言以加之於滉可謂能絜矩乎今日萬一
得蒙 天許全仰諒察情隘辭蹙不敢多言

答洪退之

伏承台慈遣醫辱札諭迷破惑庶得可生之路
惶恐感刻罔知所對滉爲人無狀處身乖宜一
生常在欺 天罔人之中盜名竊位愈久愈甚
陞嘉善仕三司而不足於心則退更飾僞以衒

名爲盜竊之階陛資憲仕一朔而又不足於心則又退而餙銜爲盜竊之階今得陛崇品矣然則今之欲退亦必有不足之心横在胷中故雖刳肝瀝血百千萬語終無以取信於世所謂竊世盜名竊位叨　恩等許多罪惡皆身自言之而身自蹈之七顛八倒窘束驅迫以至於此尚復何言尚復何言雖然事至於此亦無足推況雖匪人得蒙辱知於閤下凡幾年矣而猶有如此不近情之教則復何望見察於他人哉從當覘趨門下妄陳區區惶恐餘不備

答閔判書箕○丙寅

得見令翰今幾年矣奉緘顚喜開讀之餘復令人悵然自失有求死不得之歎奈何奈何令公於我猶有不相悉者他人何望哉令公知我爲何如人哉其果有一事如人者乎其或有一長可取者乎以如此空踈逢如許 恩數其可堪當於萬一乎 聖上不知而誤加徵臣明知而冒受其可乎哉臣雖欲欺 天瞞人其奈貽 朝廷羞辱何是雖不有老病之故猶不敢進況年近七十百病錮留者乎令公平日視涀心病勞

病諸種沈痼爲何如耶其他姑不言戊己冬春
旅疾委篤幾死者數而　誤恩驟加欲辭則不
許欲受則難仕惶窘百端無可奈何卒之蹭蹬
而歸令公其不目覩乎彼時猶然今更八九年
加老加病其爲癃醜之狀當何如耶一進而竊
取　王爵猶爲不饜又可再進而再竊取乎人
或有躐躋爵位有未安之心而猶可受者以其
後日尚有報効也如滉前受從品旣已無一毫
犬馬之力今又因辭避之餘以爲增秩而賭得
六卿之列問其後効則如捕風者之無得而徒

諉曰　君命不可違也攬爲己利抗顏而不知
恥其爲饕餮爲賤人有肯食其餘者乎來諭以爲
古今異宜辭受之義不當論也其指示可生之
道至矣然鄙意終有所未安者今世固不可一
遵古道然義理之在天下是非之在人心今猶
古也不容一日而磨滅今若以是說斷置是非
可否一切不問而惟冒進之爲事則愚恐士風
頹壞世道潰決如渡江河而無維檝此賈生之
所寒心也令公以爲不當論無乃不可乎又謂
名在相列與草野不同　召之一不至安有是理

言至于此心膽隨地須得洪貳相令書所責亦
然執此成罪眞古所謂嶺海之間乃吾死所也
雖然鄙人之惑於是又不能無也若如所云則
爲人臣者進以禮退以義但可行於卑官及至
爲卿爲相則更不暇顧禮義如何一以君命爲
進退耶愚聞爵位愈高則責望愈重責望愈重
則進退尤難故古之士大夫跡非山林或至卿
相而召之不至者非一二猶可指數又恐人謂
我援古賢以自托也故未敢焉惟令公試爲之
深考則當自見耳故愚嘗妄以爲可進而進以

進爲恭可不進而不進以不進爲恭言之不進者豈棄命中路而然乎可之所在卽恭之所在故也若如滉者非有積病則可進不至癃老則可進非朽材無用則可進非辭小得大則可進今則不然垂死一身四患叢集非惟不可進也兼亦不能進也來諭乃以棄命中路當之其於議罪允否何如耶向者三　召未嘗不進必黽勉數年而乃退些少筋力尚存也其第四　召也乞辭被　譴而强進則病益重四五朔內僅仕五六而退事勢窮迫極矣然而今年奉　旨

猶不敢安然自力奔程中道中寒疾劇而輾轉
顛沛以至于今日則今日之不能進豈無故稽
違慠　上從康之謂乎合前後蹤跡而觀之斯
亦仁人之所宜動念而　聖朝之君宜容許也
幸須令公毋執前說曲採所控敦故舊不遺之
義急濡手拯溺之事公言於朝此人老病難仕
前後蹟困如此如此其不來不可以爲罪不如
因其辭而　聽許之收還前　命而以其舊職
秩置之田里如古之致仕者之例以處之亦
聖朝使物各得所之弘規也　朝堂之上仁厚

達體執政諸相必多有同辭以爲然者因以是轉聞于 上而獲施行焉則 聖朝色荒恤病之典微臣引分畢義之願自令公發之而得兩全矣豈不休哉豈不快哉而浣之情事朝野所共知久矣豈以令公爲有私於浣而相爲之地耶令公其勿疑之

與任判決虎臣

嘗聞先正鄭公諱汝昌先生之風而孤陋寡聞未得其詳心常愧歉玆敢仰禀不審令公外舅氏於先生爲何親先生是何郡人何年出身仕

至何官其爲安陰縣監是因何有此外補其得罪以佔畢門徒云然其詳亦不知爲何事其有著述及碑誌行狀等或在令公處或藏其後嗣之家伏望暫許借觀以發蒙滯不勝千萬之幸後嗣今日見存爲誰其譜關止的是何地被罪之年是何年葬之何地幷望諭及何如

答任方伯 丁未

承再惠音慰諭良至益見愛予之意深荷深荷曾聞盤錯別利器肯綮恢游刃以本道浩繁災極民困正相公發奮施仁之秋何以有欲辭無

路之嘆也亦見憂國恤民不自滿足之心是固
君子之日乾乾也如浼上負 國恩下媿時賢
直作一鄉里之陳人枉過了一生緣病至此誥
嘆奈何區區鄙懷屢發於左右太似率然幸有
以容之不宣

與宋台叟麒壽 壬子

青松李公幹以小燭四柄爲行贐今以二柄呈
上覗至何如似聞眉公遺嗣尚在請覓然否何
以存活二柄幸付其嗣俾用於其禰之祭一明
平生之心而敎之尤善

答宋台叟

再蒙辱書伏承孝侯支迪豈勝慰紓但寄示叙述先德伏讀感歎深以得見爲幸然滉所以不敢承當之意則前書不啻血誠縷陳奈何不賜諒察而有此强投乎滉平生絕無知識唯自知其不足則甚明以魯鈍之資加之早年多病專不讀書 朝廷采虛名置之文翰之列職使難違時有雕篆之效當時不甚知恥數年退閑見古人述作如彼而吾之冒濫如許每一思之愧蹙汗背於時適有以銘文見囑如權公繼祖朴

君重甫權公景信家子弟及鄉近士族數家誤旣皆哀懇苦辭一切解免雖幸得免而多以相疑相憾之言見加誤方深恐懼又自悼素不能取信於人以至無事而自困也來京師復有數處或以文或以書來囑非徒病甚尤以前辭後許爲難亦皆懇免今至孝左右非不領前書之懇乃不發悶必加以不近似之事使誤前卻無地豈相知相悉之道乎況紀德傳後固欲後世之知名也當今秉筆後世知名決不在於誤乞速改圖於他而許字度石作界摸送來則書役

欲伺病間之隙而冒爲之此亦他辭非一當取
嫌怒於人只以再度下託之意不爲偶然而不
得已至於孫負心甚欲缺故欲以是少酬孝誠
之厚望耳滉衰憊癃疾日劇俟秋涼只有引退
一路稍爲著脚穩處誠不意　誤恩至此左右
視敎冑重任豈罷病庸人所能堪耶顧其間進
退有極難處靦顔就職閉默爲過冬之計不幸
之歎誰與告語昔人恒以抱才不見知爲歎滉
則每以無才不見斥爲悶如之何如之何草章幷
兩件空紙二幅謹同封再拜回納伏惟萬加寬

恕勿訝勿責滉無任慙悚冤罪之至

與宋台叟乙卯

滉蒙恩遞職之日適會有政欲及其未下新命之前而出城忽遽未得告行而來悵悵惘惘不可形言滉如此擧措人必笑之然非由非罷非致仕反覆思之只有此一路他無可以善處者不知令意以爲如何天其或者延犬馬之齡惟願更無狼狽之勢待盡農畝幸莫大焉然不有相知之深見憐之極在朝廷力加保護不可必得也令公及朴希正已悉此意深所依

賴惟松岡翁專欲勉留雖苦陳素抱不回其意此其見愛者反所以納之窘地也凡令力所及終始置念以全愚病之分不勝祈懇

答宋台叟

趙判之於滉不可謂不相知愛前後苦懇亦已無餘全不聽念深可悵惘他日令公爲我問松岡曰公意謂滉外雖託退中實欲還故必欲縻之耶抑實以滉爲誠病懇退姑以爵祿戲試之耶由前則何取而還其人由後則其志固可憐而爵祿非可戲之物公何爲進退無據之事耶

以此叩之庶或萬回其一也至祝至祝

答宋台叟

去夏兒還辱惠書備審起居冲謐欣慰無量前
下書狀有不計久近上來之語此雖非必令
上來之 旨旣有所 諭義不當無所復而安然
退在但兒傳令語及他人見謀者皆以爲不須
上答以避煩瀆故至今無皀白殊有未安如何
如何每苦松岡欲納人窘地及令公參鄉方倚
恃以自安不意頃日關東之擬令亦不救雖蒙
幸免悚愕甚矣關東雖所願遊方伯之任豈爲

潘孟陽遊山而設耶令公已信滉意不須多言但冀此後如遇此等事須極力救拔於千丈淵中不勝懇瀝倭奴犯順國恥甚大今雖小挫後患尤難保如何如何

答宋台叟丙辰

張正郎來自京傳示令書獲審近況云有鴒原之戚深以怛然且未知緣何遽去臺而入讞部耶雖隨處有盡己之道然刑官尤非雅意所樂唯當勉思盡職却不可生厭忽耳滉積聚痞脹往往劇甚鄉無醫藥坐待天之所處如何不能

譯以爲憂但樞衙迄未聞鐫去此事甚令人撓窘奈何奈何古者雖小臣必明去就辭受不必宰相與臺諫也假使古人遭此必極力抗辭煩瀆嫌謗皆不暇顧恤在滉固難以古人爲援而言也雖令人不遇滉地則已如遇此事則恐不但如滉之都無黑白名　朝身野冒嘿度日也況今　國事搶攘智力馳騖爵以酬勞猶患不給豈可虛授病廢之人有同棄之溝中而有勞者反或不受祿此又非平時之比也是以不計譏謗草書狀略陳懇情將上之際得令諭不必

更煩之言因復思之亦甚有理實恐無益而有害且爾輟罷然一向不鐫則滉終未免竊爵之罪死不瞑於地下矣奈何奈何

## 答宋台叟

去夏承惠書兼寄珍劑名香佩服盛意何限何限顧以不獲赴 召憂恐之至重聞時議深罪於滉益懷惶縮未敢拜一書報謝至今闕如祇增愧恨卽日秋清伏想令履神相萬勝滉尚久一死平生不幸竊取虛名今夏之事尤極驚惶滉雖迷惑豈不知 天恩至重不計死生趨謝

之或可但自見精神筋力無復有一分可以勉
强他職尚然況玉堂之長是豈瀕死病人所堪
一日處耶旣明知不堪而强顔就謝豈義所安
耶千不是萬不是故不敢昇行繼聞時論謂滉
不知臣子之義滉無由詐臆日後誅譴之至幸
被 天恕許以處閒感戴畢生惟萬積祝懈而
已然時議之發息未可必也想有所聞不惜示
及深望深望後辭狀致仕一語必受笑罵雖相
信如令公亦應以爲迂愚緣滉謬見如此不暇
計他而妄發耳如何如何

與宋台叟 丁巳

觀周夢鈞神勞愷悌伏想履度益膺休慶中間道梗遠聞殊駭所以奉虞者實深令茲馳賀情豈有涯但無由晤對以遂披霧耳 天朝有何異聞異事遼被㺚犯如彼不知 朝廷尚可防制無南還意否泉漳蘇湖間倭勢亦如何杞人之憂問及於此可笑其愚然以理言之天下事皆非外事也如得異書近義理者亦可遠示否聞有令獻彙言者曾已來東切欲一見而不得湜病衰日增愚覺年甚眼衡不辨物心已無餘

力但欠一死耳

答宋台叟 己未

工部人至伏奉珍翰承令候神相冲茂馳賀曷勝但解職一事至今未蒙 恩許撓寤惶恐計不知所出今此丘口之來所當不計死生亟圖上去非徒舊病種種益甚今年暑毒倍於常年遂成腹疾上逆下泄以致委篤沈困千里炎塵雖欲强作發行寸無筋力可以運起百思還廢姑令丘口先去少遲時月觀病勢以決行止如來教所以爲浼策者如是而復慮若一不免死於

道路則無甚妨萬一復入城中則難仕蹭蹬當倍前人之唾鄙當益甚故人念舊或肯與之一杯酒竊恐菊君之羞見我不肯入酒杯來也柰何柰何大不俚於口非獨貉猪故人熟視之乃不爲置力於其間耶言多力倦不能一一惟爲時加愛

答宋台叟

自附書公幹後默念書中言涉自明得無重得罪於門下日夕懍若無憑人回擎奉辱書鐫誨極其諄悉雖自顧迷繆之甚尚蒙謹於斥絕而

欲指其自新之方如此感佩欣幸不可名言且細讀來喩責譬之言一一皆當病之藥萬金不可易也但所謂不同山林之士所謂因事引退之嫌滉亦非不知也奈平生不幸以大愚得虛名適疾濫高秩明知一日不可冒處冒處之罪重於經情而百度千思他無可去之路不得已而披猖至此巖墻之誡眞是名言然滉所値爻象如此安得計後禍而蹉却當前路頭耶承諭何不循例辭遞而更爲乞退乎此則於滉之情悶不垂細察故有此言令公會見　朝廷因人

乞退而有許退之例乎若乞之餘不過付軍職而已軍職依舊是食祿之人不可以徑去必因受由而後可去則滉初來欲受例由無名可受奈何且在鄕陳疏本爲帶職爲農無義故願得朝廷許退一言所以瀝血哀號非但不遂所願反致狼狽入京謗責如山雖以忠厚相愛如吾令公亦責滉不量而爲無益之妄發況入京後病僵不仕衆目所見成均三辭極陳病狀乞退之意無不罄竭而反得 恩命凡滉所以前後顚沛情悶如此令公以爲乞退而可得遂退乎

向日丁相責滉之意亦謂還爾拜後惟吾所欲滉意丁相無病故不知病悶又不諒我前後乞退未遂之故而爲此言似不相悉故前書云云今審令意見於指迷之惻恨無以加矣惟此一段則與丁相所責不甚相遠如何如何書中又有人來開示之教故縷縷至此承誨之餘多言自釋亦甚不當幸賜原照諭及鈞旨惶悚無已但旣以進賢二字答之固難爲說然何不復之曰此人不可以此處之老病愚拙欲守其分與其强之而令至顚沛不如退之以遂其愚之爲愈

云爾耶

答宋台叟庚申

滉積衰積病心昏目昏椎鈍日甚爲一鄕里常人壠畝疲氓時復顧念平昔無一事滿人意者薄此桑榆之景思欲收拾一二以自補塞而志力不强殊無稱愜於意往歲不計前後顚遽來歸者亦以此故其歸旣然難復入部故前因垂誨之及未免嘵嘵自言前書乃有獻忠反類遼豕之諭仍詳盛意以滉爲强狠自用不可告語之人自今但以故舊處之無復相期以忠告之

意甚爲愧仄滉雖無似亦嘗有聞於先民長者之餘論豈敢訑訑然自作捍拒於責善之至哉徒以其初一行中間陞秩兩皆無謂而病且近死自念拖留不去若死於京師何處靑山受此枉死一塊肉手緣此急忙下歸以趁朝露之前當彼時正如心痛之人不暇緩聲慮不及謝恩一節有碍於末梢旣以蹭蹬抵此固無計可善其後此所以得罪正論而無路自逭者也然他人孰視不言而惟令公鐫譬懇懇如此滉於旣往之事雖已難追敢不作事謀始以庶幾毋

蹈前非乎

答朴參判 淳○丙寅

一別多年傾慕悢悢子中之來辱惠手翰憂滉誤入痛加指迷以示可生之道感幸震越不知所以爲報然不可無一語以謝厚意姑布梗槩滉生來萬事少順多舛莫大之患每出於本分計慮之外夫庸入而處卑無名老病而棄置遠外是本分事也今乃不然以性極愚材極劣病極深老極衰之人反遭名太濫責太重位太高恩太隆之變如使滉如古識微慮遠之君子惟

値其中之一事猶以爲不祥之兆必敗之徵豈
引而去之況以四極而遭四大其處之當如何
也不幸而不知則已幸而自知之明則又安可
犯此兆徵而敢應吾 君之命乎雖然其所以
不敢應者亦豈爲私計而然哉嘗聞朱文公之
言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善而
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
以不審也夫以大賢之出處其間有小違礙猶
尚以此爲患況今庸下之人挾虛名而欺 君
父見大利而忘己分但知貪得罔思酬報不知

禮義之爲何物廉耻之爲何事則其弊豈止於傷風俗壞國政而已管子所謂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者由此而作矣以是言之此豈一人之微事一時之細故而可以妄處之哉是故古之盛時在上之人亦知其然雖急於求賢用才而其難其愼大以任大小以任小其所不能不强使爲其或不幸而誤擧亦必因其自知而請辭無不釋然而聽許之至其老病無精神筋力務又有致仕之路以處之故朝無倖位士不失守上得擧措之宜而成澹川之功下無冒進之害

而免覆餗之敗君臣同享其福萬品各得其
豈不休哉其不然者一切反是傾敗之鑑古今
昭昭不可誣也頃來 聖斷赫然剔蠹鋤姦
朝廷淸明濟濟衆賢治化一新猶以爲未足
九重恭默之中思得賢臣而用之 寤寐靡寧
雖商宗周文之盛心何以過此方是時也乃謬
以朽鈍迂闊無所肖似如臣滉者冒瀆而欲進
之滉若徒知急趨 君命而强赴之是緣臣之
故致 聖朝夢卜之美意終歸於管子之所深
憂賈誼之流涕長太息也此滉所以惶惑窘蹙

而不敢進也蓋可進而進固義也不可進而不
進亦義也義之所在卽爲事君之道何可拘也
矧乎滉也從前苦辭在道力辭皆以不能故也
一朝見高官厚祿之來加乃不計責任如何而
進當之則是何昔之所不能今忽變而爲可能
耶此於心跡之間大相乖剌滉之難進尤在於
此矣抑滉雖頑固無知亦人耳豈不知 上有
雷霆之威下有窮餓之迫一受如天之 恩則
可大享富貴之樂而無疑謗哉以今日之所遭
揆乎昔之所聞有不可妄進者如彼區區勉守

不欲見利而還就畏禍而回奪以俟他日見古
人於地下其志誠可悶而其情亦可恕也奈之
何行不孚人誠未格天悶恕之驗久矣寡參閫訶
訾之言至今荐沓日者朴君子進移書切責其
中曩未可曉者形迹二字也因竊慨念子進之
於我殆可謂舊相識者而一顚沛之間似若以
不當疑者疑之況在他人乎於是未免開口屑
屑以自明雖覺甚鄙猥只爲其言有關於臣子
之義故也其書想未及達而子中至旣讀令書
驚惶未定又再得子進書乃知其前書見疑之

言意蓋如此而子進又云非獨某意諸公意皆
然然則雖以左右之忠恕懇惻亦不能無疑於
滉耶抑非疑於滉也特以令意惓惓切於奬進
而有少裨不得已而爲此言耶由前之說則不
能二字滉自四十三歲以來至于今二十三年
間所以出萬死爲退計者無他只被此二字爲
身之累故耳令諸公乃欲移作他說而置疑於
其間夫疑人於所無而納之於罪惡豈吾儕君
子所忍恣爲也耶由後之說則令書所云爲一
累有之益見小臣欺　天罔世以致上誤之罪非

臣僴首糜身所可贖也然而　天門萬里道路
流聞率多過情之談不知令公何所據信而云
爾耶而況下土蟣虱之臣癃形醜狀一近　天
鑑便生厭惟至於强試空疎而應對失　旨謬
謨無策亦勢所必至如此是適所以使吾　君
悔生於側席志倦於求賢求以小益反用大損
何上答之足云耶故令爲諸公計莫若具滉前
件不足爲　聖世用之意而明告于　宸旒庶
朝意豁然無復踵前之誤必改而更求當世之
第一流以應吾　君之期望以臻至理而熙鴻

號斯爲當務之急也仍須建白改滉見授職秩
以本職致仕而東之高閣置之山巖如古者待
虛名之士之例使垂死之命容得守分畢義與
草木同腐則 聖朝由是得求賢致理之實微
臣由是免妨賢辱 國之罪亦使世人知終南
果不是仕官之捷徑北山無復有後黷之移文
在滉之身快幸爲如何而於諸公謀國之忠成
人之美亦可謂兩得之矣滉惕厲薰心之餘擬
作此書眩瞀忪怔搆思復輟勞憊委頓操筆還
擲經涉數旬僅道一二猶覺語多無倫書不成

字急於分疏冒愧呈上伏惟仁鑑少垂裁幸甚

滉恐懼再拜

獨不見博者乎一手虛著全局致敗今欲獎進虛名動一時觀聽而不得實用正是一虛著手寧可不慮其敗局乎況近世士林之禍率因虛著而作覆車在前故踵後者尤難進步病人聾耳猶聞浮嚚之徒動以小己卯目之此乃載禍相餉之言滉不幸而當虛著之局及至於敗未知諸公其得晏然而已乎愚意嘗謂己卯領袖人學道未成而暴得大名

遽以經濟自任　聖主好其名而厚其責此己是虛著取敗之道又多有新進喜事之人紛紜鼓作以促其敗勢使讒者得售其術恐此當爲踵後者之至戒不可忽也

答沈參議義謙○庚午

伏承十月二十五日惠書卽當修報第以書中所囑事勤懇如許旣難承當又難報辭沈吟稽滯以至越歲逾時罪不可勝且𧨏所以難承當前已反復畢陳以謂庶蒙諒察何爲復如是誤命耶𧨏若眞可堪辦此等文字向者文衡　寵命中

何者辭至尋乎更審來書不稱碑而以碣爲言豈不以碣文則滉所或作故耶然曾被領相囑其伯氏判書碑文終亦變而索碣滉惶恐報辭云二品正卿墓刻何可以滉故改碑爲碣乎二品且不可況於正一品極崇之位乎此則尤不敢承者也又況滿朝文士如林乃不近求而遠求於山野屛廢之人寧不取怪於時耶餘惟知時善處鑑前貞後以膺多祉不宣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九

## 書

### 與曺楗仲 植○癸丑

滉再拜頓首者 銓曹薦用遺逸之士 聖上樂得賢材而任用之 特命超叙六品之官此實吾東方古所罕有之盛擧也滉私竊以爲不仕無義君臣大倫烏可廢也而士或難於進用者徒以科擧溷人雜進之路則又其每下者此欲潔其身之士所以不得不藏蹤晦迹逃遯而不屑就也今也擧於山林非科目之溷超授六品非

雜進之汚故同時之舉有若成君守琛已赴兜
山有若李君希顔亦赴高靈是二君者皆昔之
辭官高臥若將終身之人向也不起而今也起
是豈其志之有變哉其必曰今吾之出上可以
成
聖朝之美下可以展一己之蘊而然耳蘊
而吾子有牲簿之除人皆謂曹君之志卽二君
之志今二君旣出曹君宜無不至者矣而吾子
則竟不至焉何耶以爲人不知也則援充於幽
隱不可謂不知以爲時不可也則 主聖而時
明不可謂非時杜門端居修身養志之日久則

其得之之鉅而積之之厚施之於世將無往而
不利又安有吾斯之未信如漆雕開之不願仕
乎此滉所以不能豁然於吾子之所爲也雖然
滉豈深疑於吾子哉吾子之所處其必有說矣
滉生長嶺南家於禮安而往來南中亦嘗聞高
揖之所或在三嘉或在金海兩地皆滉所嘗經
由而未嘗一造衡門幸接英聘此實滉自無躬
修之志怠於向德之罪進而思之甚愧無狀退
滉資稟朴陋又無師友之導自少徒有慕古之
心身多疾病親舊或勸以放意遨適則庶可以

已疾復緣家貧親老强使之由科第取利祿況當彼時實無見識輒爲人言所動一向措身於誕妄之地偶名薦書汩沒塵埃日有不暇他尚何說哉其後病益深又自度無所猷爲於世然後始乃回頭住脚益取古聖賢書而讀之則向也凡吾之學問趨向處身行事率皆大謬於古之人於是惕然覺悟欲追而改塗易轍以收之桑榆之景則志慮衰晩精神頹敝疾病又從而纏繞將無以用其力矣而不可以遂已也則乞身避位抱負墳典而來投於故山之中將以益

求其所未至庶幾賴天之靈萬有一得於銖累
寸積之餘蘄不至虛過一生此滉十年以來之
志願而 聖恩含垢虛名迫人自癸卯至壬子
凡三退歸而三 召還以老病之精力加不專
之工程如是而欲望其有成不亦難乎是以或
出或處或遠或近而自循吾學之所至則猶夫
人也以是愈不自快僊卧都中日月逾邁思歸
一念如水滔滔於是而迯聞高義嚮風起懦不
自禁也夫榮利之途世所同馳得之則以爲快
樂不得則以爲戚嗟者衆皆然也不知賢者之

於山林有何事可以自樹於此而能忘於彼者耶其必有所事者矣其必有所得者矣其必有所守而安之者矣其必有所樂於胸中而人不能與知者矣然則如滉之有意於此而悵悵然無所歸着安得不跂渴而思一言之辱及耶千里神交古人所尚亦何必傾蓋而後若舊耶夫輕於自進而屢躓於末路者鄙人之昧行也重於一出而可全於素節者賢者之遠識也二者之相去何止百千萬里乎哉惟吾子舍其前過而哀其晩懲不至於斥而外之則又鄙人之所

大幸也滉拜

答曹楗仲

去夏承辱報書披諭諄悉有以見出處之道素定於胷中所以能不攖外至而言之有味也一而不至者猶鮮況再而愈確耶然而世俗知貴於是者恒少而怒且笑者恒多爲士而欲守其志不亦難乎然世論之下怵迫西東者固非守志之士因公事而益愧鄙人之無樹立也示索撥雲散敬不欲勉但僕自索當歸而不能得何能爲公謀撥雲耶公則無注來之志僕之南行

早晩必可得也而未有指期徒切慕用之私惟照察歲寒冀加崇珍不宣

答曹楗仲 甲子

神交違面住世無幾來諭之言令人仰慨俯嘆不能已也僕久不作宜寧之行有不近人情者只緣身與世相礙老與病相纏以至於此遂並與千里命駕之意爲並世不見之嘆此豈可專付之命物者處分耶是用愧負愧負示論學者盜名欺世之論此非獨高明憂之拙者亦憂之然而欲訶抑者亦非易事何者彼其設心本欲

欺世而盜名者姑置不言獨念夫降衷秉彛人同好善天下英材其誠心願學者何限若以犯世患之故而一切訶止之是違帝命錫類之意絶天下向道之路吾之得罪於天與聖門已甚何暇憂人之欺且盜乎如欲辨別而訶抑之人之資禀有萬不同其始學也銳者凌躐鈍者滯泥慕古者似矯志大者似狂習未熟者如僞蹭復奮者如欺有始慨而終怠者有旋廢而頻復者有病在表者有病在裏者凡若此者不勝枚擧其不能專心致志以期於有成者固不能無

罪然其心可尚猶是此一邊人其可槩以欺盜而麾斥之乎其亦在所相從而共勉也雖然此則論其理如此耳其能任此責者世自有人決不在病廢絶迹昧道懵學之人公何以是不近之言見加耶抑不知公所指者是何等人耶其人雖不正當若其病只如前所云者則其不當訶抑如彼或不幸而眞有欺盜之心者吾輩得免於彼所訶抑幸矣又豈敢强作氣勢反加訶抑於彼耶至於禍福之來固自有命物者處分正惟思昔人殀壽不貳之訓以自處而聽於彼

其他尚何容吾力哉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李敎之還草草布此不多及

與盧伊齋寡悔守愼○甲寅

瘴海湫惡不審體況何似慕用之至馳心不已滉陸陸無狀疾病與歲而增加爾來八九年間乞外投農分在溝壑不意彛蒙 恩祿强扶西來推遷汨汨今又三年於此矣有一二友人與賢季居止接近因得傳聞動靜以爲欣幸其勢非不能附一字之問而因循闕如深自忸怩滉少時亦嘗有聞而興起者顧無師友之導夙嬰

況痼旋自廢隨後來幸因僚分得與吾子相從
於玉堂淸暇之地可以講劘而進益也當是時
滉之心茅塞甚矣譬言之繪事自無素質奚望采
色之可受哉山野之日不與俗務相接始得專
心於洛建諸君子之書其所感發而興奮者非
前之比蓋亦深且切矣而衰憊之人精力不逮
實未加十分工夫亦未有一分眞得而遽出以
嘗世幾何不至於銷鑠而無餘耶以是慎然畏
懼思及其未死之前收蹤反本守拙養病讀舊
書加新功以樂桑榆之景是所蓄願也至於其

然之有得與否固不可預論而禍福利害則惟當一聽於天而已矣抑嘗念古之君子莫不有師友之人同志相求同道相益故能學成而德立今滉與吾子並世而生交臂相失而邈無親接之期則其於離索之憂鄙吝之萌拳拳慨想曷嘗斯須而替哉夙興夜寐箴舊曰亦嘗服膺而猶未知條理之密工程之嚴若此其至也得見註解分章析句正議崇論恢游肯綮之處而稱到昭曠之原不勝嘆服第於其間訓語數處不無有疑於淺見謹爲撥出而錄在別紙以取

正焉伏望試垂採聽反覆參訂去取而復教之
至懇至懇昔程先生易傳既成久而不出曰尚
冀有少進朱子於章句集註之成平生自修改
不知其幾而因一時門人知舊舉疑請質而改
者亦不爲以不立私見而能集衆善故天下萬
世無得而議焉此大賢事業之所以爲光大也
吾東方性理之學講明者圖解而著述寥寥間
或有之而率未免罅縫之出未滿於人意者無
他略見髣髴而遽自主張之太過故也竊見此
解非他著述之類斯道不亡於吾東則此解必

傳於後世而微瑕可疑之處若不更加磨瑩以
就十分之善其無乃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
耶古人眞見義理之無窮故其虛心造道之意
亦無窮況所以期望於吾子者爲此焉爾偶今
秋將乞暇省墓於嶺南其還都遲速未卜也然
苟欲辱惠報音只因賢季轉托友人而寄傳驛
千里不患其浮沈也自外未縷縷惟萬加衛嗇
不宣

別紙

從心從言合表裏而言之

凡以從某從某解字義者皆指本字之偏傍上下耳未有就或作之字合本字爲一而取義如令說也欲去此十字只云字或作說省說卽夫子所謂以下仍存似可

紬繭絲也

字書抽或作紬紬引也紬引其端緒云云據此則紬卽抽字而從言則從手言引絲則從糸耳今只言繭絲也似爲未盡也

位有高下宅有甲乙木之枝疏舉正之文細密

次有先後之次有左右之次此類非一獨以位
之高下言之似未該備古者宅以甲乙爲次第
故謂宅爲第則可今謂第字之義因宅甲乙而
得則恐不可木之幹亦謂之條非謂枝也而草
之科生凡物有分段排列者皆謂之條理字則
於凡物之有文者皆可通稱非謂玉獨有之也
竊謂攷之曰序而得所謂之次聯而遞數謂之
第故凡不躐等節云云别而有段謂之條比而
不亂謂之理故凡不紊脉絡云云何如
整齊其思慮之走作者以悔悟其前所失

走作者以下似少欠請補之曰使夜氣之生無
所撓害則心體虛明義理之原自然昭著於是
云云以悔悟此以字有礙請改爲或字而並於
尋繹上亦加或字何如

夫所謂善亦止此而已

謹按孟子本意總指自早至暮凡日間所爲而
言也今曰夫所謂善亦止此而已則似以孟子
之言專指鷄鳴時而言恐爲未當請去夫所謂
以下九字而以程子曰係爲善之下何如

欲其不跛

氣受生之初註中不須言氣感得魂與體凝得魄也又本非對擧爲文亦不必上下照應而爲訓辭也請謹改之曰神者陽之靈卽魂氣之充周一身而有不測之妙者也精者陰之英爽卽體魄之凝定而載神魂者也如何

不二以二不三以三

不二之二當作貳不三之三當作參

遮障

改作誘引如何

不活則滯

改作不宰則累如何不諧與謬字本一意故欲
改之

聚其光靈絕其思慮

此兩語犯禪學請去之何如

性之發於外爲促之態從容之象

非獨發於外只動於中便是情也欲改曰性之
感於物如何態改作凝象改作樂何如

不得不疲其體以起發精采

不得不疲其體請改曰不能無其體之疲以起
發三字似亦有病欲改曰使無一毫頹惰之氣

跛偏任一足也恐可言於立不可言於坐也改之何如

訂議也詳辨其討論之辭

訂有評議證正之義只云議恐未盡討論請改爲問難何如

應答偷去

答請改爲酬偷去下欲補曰而嘗目覩之也

神者陽之靈止生者也兼下章註精者陰之靈止定者也

此兩字訓語必有所本而言然嘗聞朱子答董

叔重曰既生魄陽曰魂謂纔有魄便有魂自受胞胎時已具足矣不可言漸有所知然後爲魂也答梁文叔曰精氣爲物猶言魂魄爲體爾答陳安卿曰王丞說魂卽是氣魄卽是體却不是須知魂是氣之神魄是體之神可也合此數語而觀之兩字數語之病可知矣蓋方言始於氣感則得魂而遽云以行乎一身之中是似於體魄未凝之前經言身體也又言人體既凝則得魄以實乎此身之中是直謂體凝而後方始得魄安有此理且陳公此兩句之義本非論人稟

而精采充明則天君常惺而不爲云云何如

此章喚醒之義也

義也下補之曰而大易所謂終日乾乾夕惕若者亦此意也如何

亦承上章言天地之氣至大至剛止生成不窮也

竊謂孟子夜氣章主言仁義之良心以夜氣之說發揮而旁通之其語勢自有賓主之分矣詳此上文旣言心神歸宿而卽以養以夜氣承之其語意正猶孟子之旨也今解文則不然立言

所主專在於氣而心反爲賓故其末雖有因其所生以養其所發之言終未昭晣且旣釋夜氣則當用本章之說庶不背本旨今乃以浩然之說代之故曰體之充曰有時乎餒曰不足以配夫道義之心等語皆不襯貼於夜氣之意此正朱子所謂多揷入外來義理之病最爲註家之忌伏望毋以鄙言而忽之更加參究而修正之以幸後學何如

## 答盧伊齋 庚申

往歲奉書質疑事甚率易厥後病歸嶺南潛深

伏陳自中間嘗一入都僅有傳聞外千里恒問聲問且不能相及況進於此者乎意者前書或不達雖達或不足畱意或緣公過爲防愼皆不敢知又不敢再有問訊不謂今者辱示解說綴以報語誦味詞旨撫攬今昔爲之慨然也明師近名之戒誠是瞑眩之藥但此亦不可以一槩斷也人有飾智矯情掠虛造僞以得名者其陷於禍敗固所自取其有實積而華發形大而聲宏德充而譽溢者名之所歸謗亦隨之或因而不免焉斯可盡以爲其人之罪乎古之人有云

苟欲避名無爲善之路令人之於人顯斥其爲善公排其向學曰惡近名也戒召患也至於爲善而自怠向學而中廢者其自諉亦然舉俗靡靡日趨於頹壞嗚呼孰謂治病之劑而反爲迷人之毒乎夫公之所遭謂之非名之累則不可然向非絶人逃世同羣鳥獸其至於此其亦未如之何矣惟當不以自外至者入於靈臺而益俛焉孶孶以庶幾終果無愧於名可也今以二親之故云云此固人情之極而所不能堪者矣亦所不忍言者矣雖然謂緣此不能復有意乎

問事則雖知其出於痛恨之餘非實語也而猶
不能無疑也盖嘗思夫蛇至匿迹之時其事如
何其心如何何嘗以是掩抑摧隕忘其操守而
以酒自廢乎李延平之言曰如有大段排遣不
去只思古人所遭有不可堪處持以自比則亦
少安矣凡若此類想皆爲公平日之飲食裘葛
然而私心所疑亦不敢不獻其愚不知公以爲
如何夙夜一箴爲學之道備矣雖不能體行而
竊有事斯之願向所以質疑拳拳者得其解而
喜幸於心至其有疑處不敢苟阿其所好敢以

晉說求正爲完書然而當時但當陳其所疑而
不當輒有所改後來思之深自汗惡令承報示
其去取從違之間知有義理而不知有物我平
心稱停無所吝執觀自古論學往復之際非唯
難得肯可至有立敵相攻如仇怨者多矣向非
公自力於學問加工於克己之地能若是哉不
寧惟是又責以重辯而有不合不措之喻滉其
可始發其愚而終反有不盡耶故敢於逐條之
下踵前作過復注謬見之一二以聽其再賜裁
處其於金說亦然嗚呼集註章句之所以百世

無異辭者以能集衆長而精去取有少未安一
俾脩改期就於至善無可改而後已焉故也由
是言之公之於此解雖至於十改者見其爲有
而當見其益精矣况之於所疑雖至於再擬者
見其太過而或見其有補也射的之云恐非所
慮而透關之喩尤非所擬耳抑又有一說焉老
先生之於集註章句釋一字訓一句以至於推
論章旨一循當時立言之意淺則淺言之深則
深言之近則近言之遠則遠言之其於精粗大
小莫不皆然故其文簡約精當一字不可增減

至其敷衍辨證之論則別爲或問等書以盡其餘意今則乃合集註與章句而爲一書故或淺而深言者有之或近而遠言者有之蓋自爲一體非欲其盡同於章句然混所以稟疑之處多在於此今又稟解末以一論敬之病意亦如此不審公意亦以爲何如南塘陳公不知何許人觀其論學似非先於考亭之世者若後於考亭而又在會齋之前則殆若及登考亭之門者而考亭門人之列未見有此人何耶山間典籍不備不能考徵三復責沈之文殊開人也幸復詳

以教示妙契疾書非可效顰妄有著述會許
蒙而遇有所得隨手劄錄以備遺忘後而看得
有踈謬處不住修正已再易稾尚未完就未免
粗有少進未敢示人又嘗以朱門諸子如彼其
盛而未有書可以尚論妄欲裒集爲一編書以
便考閱亦因以再及於宋末元明諸子之學做
得數年工夫見已抄成亂草今始聞得朱門人
自有一件成書新到漢中方托友人求見此本
而未至若其書已善則此事可罷若猶有可憾
則可取彼而補此混所以作意爲此者窮陋無

聞[illegible]成虛過晩讀朱書而有所感發始知此身誠不可自棄以是亟欲知其門人爲學次第之如何以自靳於萬一焉耳非欲爲後學計也然況今年已六十矣加之以沈痼有何精力可及於此交舊諸閱世俗嗤點其亦宜矣顧既見眞然無可止之理雖復困躓不能自晦慨盱睢之莫展言到口而難呑其有乖剌佇俟刋鐫更惟茂承庸玉勉循千萬千萬謹拜

別紙

朱子訓義云云誠如來教只得刪去

紬抽繭絲也云云

右二條聞命

條者授也云云 理字從玉云云所訓十六字圓通無病云云然則其下措語略加點化云云

右前稾草本今不存所謂十六字記不得其下措語今何能點化

使夜氣之生無所撓害而於昔所失則悔悟之令沂有則尋繹之 以字當删去云云

右所改當勝於前然又覺得河西此段所改更

似親切就內去省紬代悔尋以用之何如

孟子雞鳴而起云云今蒙刪去於上下文義

順易

右今不記所以刪去之說然刪去甚穩當

跛字代用偏字

右他無善字寧用偏字

評平議也亦有考正之義何如

右跛之爲當但只係本訓曰平議也不必更言

亦有考正之義也蓋平議之平訓爲平其不平

當平並不平也已有考正之義亦已有證義前

曰鄙見所以疑此字當用此二義以訓者此也
令思之只平議也三字已含二義不必更下語
屋下架屋也

討論改論難何如

右勝前然作講論何如

酬云云訓應曰酬恐未安答訓似不必改

右恐不然蓋公必欲原字之所從來以看故以
酬字爲不合訓應字雖似然矣然何不看應字
所用本文之意乎事至斯應之應訓酬則事至
斯酬語爲襯貼若易以答則事至斯答不倫甚

矣酬雖酌賓之義其與應字聯用於事物應接之間久矣若答則豈合於應事物之義乎更請商量何如

訓目在但曰如物在前恐人偷去不待更言目在而其義已明不必添若干字

右所添今亦不記然恐人偷去只屬心未說到顧義故其下必添箇常常覷在此云今但云云豈說得到目在處耶今欲於偷去下著一然字則雖不更言目在而意稍見也如何

作貳作參云云當從之大抵皆當通用

右恐有不可通用處此處是也

直說遮障恐尤明白

右果如所諭

不活則滯

右混前日看得誤甚今從所諭

聚其光靈云云改云聚定妙用放退間思或

因舊亦似無妨

右改之固當但聚定雖貼凝字以言於妙用殊

未穩恰亦太壓重了放退二字亦似不穩於息

字大抵上有眞體依前下有明鏡止水其間著

語最難處恐只當云收斂妙用屛止閒思如是
輕輕地說過如何

精神二字云云所改斟酌精密云云幷訓二
字耳此曰神者陽魂流動之妙云云精者陰
魄實定之英云云且以見動者難攝也

右所訓非不善但終覺說得太深非當時作者
本意所到處前病尚在淺欲於此章只云神者
陽魂發用之妙流動二字未穩言神不言精者
以動者難攝也至下章又只云精者陰魄凝定
之英實字未安神已見上此兼言動靜故備擧

之滉前所改今不記云何假使其言不戾於精神二字之訓若說得義理太多恐不足取也只當依今說更加商度以就簡當何如蓋非務欲簡註家之體不當多揷入外來義理以亂本意耳

以起發三字有病云想只是惡涉禪學云云

所改無一毫頹惰之氣云云 似歇後語比聞有人說振拔之精明之高明命意得無近乎云云

右此段來意於心有未曉然旣以鄙見爲近於

或說則是以或說爲非也然則以起發三字非
振拔之精明之之謂乎所以謂三字有病者正
爲恐至於撑眉努眼握拳作氣以期見於通身
汗出豁然大悟處故也蓋精采光明是志氣淸
定自然發生耳若欲起發而得之則是有事焉
而又正也勿忘而又助也非禪而何然於此復
有所惑者細看註文以起發二字貼振拔而其
下係以精采光明又譏或人振拔之精明之之
非則似是將本語作振拔其精明之意看矣如
此非惟義理不如此文勢亦恐不如此也此等

處須是四平放下虛心細意看出庶得本意若
渠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也如何如何滉
舊所改無一毫云云果爲未盡勿用可也但以
齊莊整齊已爲振拔者鄙意亦不至如此耳、
　末章削數行改云亦承上章言此心雖存或
是出入而夜氣所息云云
右此段所改簡潔明白十分精切但或是出入
之是字少有未當恐或誤寫耳
訂議也退溪所謂證義云云 河西
　契券稱訂不過爲吏諺伊齋

說見前目然鄙誤只在訂不過證義云耳非以
證爲訂如村巷人所爲也河西云云亦淺之知
我矣以下答尹齋與金河西辨論

近世學禪者亦無矣　世無學禪者亦不可
不以爲慮河西

學然後有流不學又何流尹齋

凡君子講道立言豈直爲一時計若排異學亦
豈問今世其人之有無而爲之前郤乎且不爲
聖人之徒則便爲楊墨之徒無中立兩和之理
假使吾有涉於彼則雖舉世無一人學禪者我

已陷人於禽獸夷狄之域矣豈惟陷人我亦已陷於邪詖之徒矣來喻之云不已踈乎亦有一二同志見此說無不恠訝恐不可硬執一說而忽於察邇也

疑神息慮之訓　此等處訓語要直截明白云云 河西

此說嚴正切實云云但訓解不得不就本文爲說云云凡若此類不啻或相近也云云 伊齋

疑息之訓見前目河西所疑本箴語如發啓休

養之類未見其有弊至振拔精明不作思惟等語未免微有河西所慮之弊明道先生云釋氏於吾儒句句同事事同然而不同今雖固知其有同然如我輩當尋箇不同處堅定脚跟不要轉步何可輕言不害相近耶程子又云若欲學其說而去取之則已化爲佛矣夫欲窮其說而去取之猶不免墮落況以不害相近爲說乎河西之言恐非過也

君子必以爲一身主宰　心本一身之主宰非人以爲一身之主宰然後主宰之也　河西

此段最爲緊要此論尤見精密不識高

亦不之覺何耶 伊齋

此段河西所見超詣不可及滉前日非不知此而不能見破此病想高明之爲此說亦若是而然耳高明於河西說能不設畦畛樂取其善只在改定數語以就至善可也然千里相諭不可不少爲博取之資謹因本語而爲之說曰夫兼體用該動靜爲一身主宰而如環無端反覆不已者心之爲也所以日用之間一動一靜莫不由是而加工焉所謂惟心是監者也然其加工

也必以敬爲一心主宰方能靜而操存不昧於
虛寂不用之處動而省察不雜於幾微運行之
時云云以此刪改用之何如專一在此無少差
繆此間語亦似太多
靜存動察章 此凡三節若以註家例之云
云河西
今欲依擬竟莫能成伊齋
詳本註所謂動而省察靜而存養卽析兩而各
解也兼體用該動靜以下卽合一而統論也不
知河西更欲作何等訓解議論耶餘見上

天有四德　四德上加元亨利貞云云 河西

元亨利貞字有無亦似無大損益 伊齋

元亨利貞不須加此處本文亦無舉首尾以該之之意但云天有四德而只言貞元以見終而復始之理而已何如

敬者一而已矣　如曰一者誠也似未見著力處 河西

一者誠也本註内無此語不知何以有此辯 伊齋

夫一在天曰誠　夫一之云於立言之體云

云河西

夫一之云未見有未恰處伊齋

天之道聖人之本　其所謂天之道聖人之本云云河西

愚意正欲統論敬之道不出於一也伊齋

右三條河西所說大約皆一意也而公不以爲然然反覆參究終是河西說有理公曾見朱子能與所能之說乎說見大全書四十八卷答呂子約第十三書可考見也今以其說揆之於此[illegible]敬即所謂能也一則所能之謂也而一上所

著主字或一下須著之字乃可謂能耳又誠則
所能之謂而誠上或著思字或誠下須著之字
方可謂之能耳然則其曰敬者一而已者非以
能爲所能之病乎曰夫一在天曰誠在人曰敬
非能與所能混稱之病乎愚恐朱子所謂不可
亂者正在此等處也且謹按以下所論以一爲
此箴之旨舊看甚好今更細看一箴本旨專主
於敬今乃以一言之未免爲隔一重說話何也
有能與所能之異故耳故鄙意不若以敬字代
一字則平正的確無病痛自專在於敬以下止

天德之所以一而一之不過點化數語而無不恰然矣其自夫一在天曰誠止求至於聖人之誠其間語多剩出而體天之誠以求至於聖人之誠又似倒說此等處恐須十分加意稱停鍛鍊使無一毫瑕纇乃善然此間不須多說但曰欲人體天德之誠而不息以終之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學者之所當自強也而欲自強以進於誠豈有他哉亦惟用力於敬而已敬者何主一之謂也此下十一箇一字仍存說敬而說到主一則雖說一仍不離於敬也未

始不在於一此一字作敬無時無處而不力於
一則一者作無時無處而不主於一則敬者此
箴之旨也一之爲義可知作敬之用工在於主
一可知 此下又條之曰主一而能至於一始
可與言聖學矣竊觀通書云云大槩以此意參
酌去取何如僭易及此悚息悚息
天地之間惟天理爲一 天理似別有一物
云云 河西
此等語非後學所敢擅立 伊齋
若如上鄙意則此一段不必論但惟天理爲一

似不甚非

答李仲久湛 ○甲寅

忽紆問字感浣殊深僕慮外爲劇務所纏正値霾熱何能供職適爲蹭蹬之資耳鉛朱間窺一二知用工之深欲效推測未易下手姑欲抄寫歸靜處潛玩庶見一隅而病務相妨尚未也今被索還良自缺恨從當更請來遂此願也僕所以未及於遼鑑者緣不知筭法故也前日手示除法自謂已得要領及自布籌又忘之其昏鈍如此可歎三字之仍存當依所諭古人不見用

於時者必有隱工夫非如今人廢於世則亦自
廢也令公眞不自廢足慰吾徒之望也秉暇當
就

答李仲久

所喻皇極釋義四冊都寄呈幷前來錄朱亦持
納伏惟視至所以然者知左右之於此書積功
非偶然其間必有互相參考之處而闕一則不
可故也滉則自近尤覺精神昏耗於此加功竟
無得之之望而徒壞我屋子故姑輟手以待左
右推筭得出煥然明白而後從而窺測則庶易

爲功以此固欲送納之際適被來諭故都納更望十分致意以幸蒙滯爲懶且有別幅所書皇極數解者乃徐處士花潭君所著也未知此算得無差否似聞此人不見此釋義等書而自窮到此亦一奇事第未知果合邵老本數與未也乞須訂其是非詳以見諭幸甚幸甚其所謂陰陽餘空之云未審何謂曆家必知之幷問示何如

答李仲久

承示字副以玄經感感但猶未諾惠然悵悵耳

此經雖未爲載道之書鳴於世久矣白首未窺一斑今乃入手爲幸但病人心眼俱昏决不爲後世之子雲可笑

答李仲久庚申

初秋鄭子中下鄉傳示辱書且云其所寓與高居鄰比屢得遊從爲說動靜頗詳以釋欝陶何幸如之往歲都中病卧氷室累蒙左顧未嘗不覺似沉痾之去體後罔一別魂夢悠悠尺紙之問乃復先之感怍又不可言也滉疾病爲苦久與相熟者或不暇深以爲憂一兩年來老癃益

甚諸病棄之迭肆侵暴有難支吾眼不辨細字
精不儲舊學鄉曲耆舊凋謝後生逐利紛紛無
可與晤語以此嚮風馳義不比於尋常謂公年
尚富力尚強其進於素業何難何窮今得示喩
云云乃若所患與滉同者何耶義理如許惟用
力深者知己之不足味來書之言可知間中所
事眞有切己者豈比此無狀枉擲了無限好光
陰年至六十猶未免半明半暗若存若亡者耶
雖其半明時若存處亦能使人欣然忘外慕然
斯須不戒則又暗而亡却無異夢飽之人覺而

情館終不干事今乃有何書何做之問甚媿無
說以反復也朱紛珍投佩荷但以晩葉踈鹵如
右恐孫遠逮之意耳承新置書齋兼揭號之義
想味超然恨不得相對其間屬此幽款也銘本
易辦拙詩三絶錄在別紙笑覽覆瓿爲幸澋亦
近卜一處山水請美儘可藏拙已構小屋子数
扁堂曰若虛齋曰信斯舍曰龍雲而年荒力詘
未半輟工時出徜徉悵然而返未知何時可了
得以偃仰嘯詠於其間也子中之還草此奉報
書所未及子中必能言之九秋凉肅嘉菊播芬

惟頤勉珍福以慰遠思不具

晦菴律呂新書序稱太玄爲參摹四分之書

未知參摹四分之說謂何誨示爲幸

答李仲久 辛酉

春初子中來示答書知疊見殤慘無任怛怛病

蹤屛廢未及修慰倏過一春未審動靜如何今

者節陵請和想惟素履對時增茂矣滉被 命

乞辭極知罪大老病至此抗顏冒進亦非爲臣

之義不得已陳懇免於譴誅則爲幸而復有詞

末之 命後憂大矣虎耽耽奈何新卜尙多未[illegible]

子中之來亦未就宿只作一日游玩境趣佇
每恨不得與吾靜存同此樂也示諭太玄三篇
四分之說頗詳參以曩者都中借覽玄經之義
若有得於髣髴幸荷幸荷所寄朱子實紀一書
得見朱先生事迹與門人事迹舊所憒惑者因
此豁然甚多尤以佩感未及抄傳姑循還璧惟
冀原照來諭嶺梅吐芬時寄一枝之語令人謂
有慨於千里同襟之意此間今年春候異甚至
四月花始盛開而梅亦未免於困地應時人或
以是為梅病竊以為非真知梅者因報來書一笑

手折一枝附書以寄來意吟成二絶句兾得徑
報鹿爲梅兄解嘲也

答李仲久 壬戌

前月禹秀才惟傳來得見手翰欣慰不可言卽
今首夏清和想履道坦曠無復舊痾之痕矣滉
尚荷 寬恩保此里居老病之數不足介懷唯
覺昨非今是之言眞不我欺也所恨舊遊知君
邈無攀接之期無以暢此幽鬱耳

答李仲久

去春禹秀才齎書愧未卽報退修草簡欲附于

中之行而又不果附心常缺然近因子中來鄕又得惠書幷詩九章歷叙平素揆發蘭言捧玩諷味感厲頹志者深矣仍審比來舊恙洗去體復和勝尤以爲賀所諭看書不過數紙氣倦而止大病新差自應如此行當快復至如老病這漢不待數紙眼霧體疲强之不輟往往別生他苦不得不爲之休罷已到此境常事不恠最是精神耗散日間雖有些少看得轉眄之頃失去無留畢竟何益但於看時有味覺得孟氏芻豢之言眞不我欺此意一年深似一年以此不能

頓發耳摭記與詩聞徹几間深爲汗悚此等本
不當作也山居無事聊寓戲筆墨以自娛笑爾
藏之篋笥未嘗以示兒輩中間有同志友人遠
來相訪留款三宿臨別無以爲贈遂未免破戒
出而示之被友人固要傳去又不能止只懇告
勿播而已未知彼友人不念吾言而示人歟或
因其傳寫時兒孫輩覰傳以出歟欲人不知不
如無作旣作而復秘之古人所笑況已犯此戒
亦安能固靳篘恐戲出之言未必皆中於理或
無乃因至於招拳惹踢否耶輕淺之咎噬臍莫

及有友如公直諒是望何不指摘瑕纇以垂鐫
誨乃反以不似之言見及令人縮恧愈不安耶
後日書來切幸開警之益大隱隱城市不必以
山林爲高致雖然磨不磷涅不緇非大賢以上
未易言也故山林之義果若眞有勝於城市者
矣惟其決去長往之勢或有難得如意者如公
坡平卜地而不能去是也是則無如之何雖不
得已處於城市顧吾所守與所樂如何耳高齋
揭號以靜存意其在此此正吾友先立其大務
挈其本之意非見於一偏而厭動求靜如老佛

者之爲毫釐千里之間在吾友慎之勉之謬徵
三字扁後當依論但記銘之需記則不能銘或
可勉而病思堙滯有時強出一二語皆無足觀
可知無補於觀省而有浼於牆壁故不敢率爾
爲也幸垂恕諒彩箋名香山中罕珍遠惠甚佳
朱子實紀方有考檢未了事蒙許且留幸幸荷
荷姓原書果非甚切今附子中去納所云追修
草簡近附崔生德秀而往尋當得達歲暮霜氷
惟攝養珍重不宣

答李仲久 癸亥

近得上元後惠書欣審春來燕處神相玩心六
勝因得誦味辭旨所以警厲啓憤者深不但心
開眼明而已喩及炳燭之明孰與昧行圖爲至
論但如滉所慮日覺病深燭明亦不能繼之終
未免歸於昧行耳向者俯索齋銘自知中虛無
得不敢率爾妄作久稽應副今更見督非偶不
欲久負逋慢之罪粗綴小箴以求塞責幸須指
出瑕纇便風回示庶得更加修刷以免大謬也
蓋此是義理原頭至微至密處其命意下語難
得是當往年南時甞要滉作其靜齋記彼時

鄙見尤尚疎脫遂不辭遜乃敢肆爲議論無復
疑憚後來看得盡是冗長無實之言懲此以爲
病故今於此箴凡系支辭剩義悉務刊落然猶
恐後日見之如今日之視前記且爲具眼人所
嗤點也大抵盛意欲以黽著靜爲法以救氣質
之病此意甚善然而靜存二字終是一邊道理
故箴之中末不得不說及動處又以敬並言之
詳夫來諭之意已自如此其庶乎不戾於揭標
自警之本意否耶山記與詩過相假借殊非所
施於切磨之地者如何如何晦菴書節要第示

病處甚衆不外此書當初不期與四方斈者之口
為老境精力短乏須此節約之功以自便於省
覽耳中間被黃仲擧苦要印看不能堅執初意
然亦止為兩家子弟輩謀之不意仲擧之破人
宿戒以至傳入都中思之汗慄噬臍無及奈何
奈何其所指兩病處不審其為某書某條幸於
後便緊擧示及庶可以商量改圖也然來諭云
義理之精深事為之酬酢切於吾身與吾心者
所當先取而其間或有不緊而見收云云此固
然矣然而必欲盡如此說恐未免又墮於一偏

之病也夫義理固有精深處其獨無粗淺處乎事爲固有緊酬酢其無有閒酬酢乎是數者其關於吾身與吾心者固切而當先矣若在人與在物者其以爲不切而可遺之乎吾儒之學與異端不同正在此處惟孔門諸子識得此意故論語所記有精深處有粗淺處有緊酬酢處有閒酬酢處有切於吾身心者有在人在物而似不切於身心者試略數之如冉子之請粟康子之饋藥伯玉使人原壤夷俟封人請見孺悲欲見互鄉見師冕見若此之類謂之非精深可也

謂之間酬酢可也雖謂之不切於身心似亦可
也然何莫非道之一端也苟極其至而言之則
所謂精深者緊切者皆不外此故或問於龜山
曰論語二十篇何者爲要切龜山曰皆要切正
爲此爾然則是書所取如來諭所當先者固已
不勝其多矣其或彼此往復之際亦有道寒暄
敘情素玩水遊山傷時悶俗等閒酬酢似不切
之語間取而兼存之使玩而味之者如親見先
生於燕閒優逸之際親聆音旨於謦欬談笑之
餘則其得有道者氣象於風範神采之間者未

必不更深於身務精深不屑不緊者之德孤而無得也非獨此耳滉讀此書以來乃知師友之義如此其至重惟其義重故情深情深故有許多相周旋款叙之言若以爲非論義理不切身心而盡去之則何以見古人師友之道若是其重且大乎嘗得南時甫書舉節要中答呂伯恭書數日來蟬聲益清每聽之未嘗不懷高風也一段云若此歇後語取之何用滉答說令不能記得其大意若曰作歇後看則歇後作非歇後看則非歇後云云大抵人之所見不同所好亦

異滉平日極愛此等處每夏月綠樹交蔭蟬聲
滿耳心未嘗不懷仰兩先生之風亦如庭草一
閒物耳每見之輒思濂溪一般意思也今自世
俗不好此學者言之固無怪其知好者亦不能
皆同如此然則韓公所謂始參差而異序卒爛
熳而同歸者實亦非易事也滉所以爲此語者
非自是己見而欲諸君之同於己乃自發己病
而求藥石以自治耳惟高明諒察而鐫誨之幸
甚幸甚不宣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